



如今疾病的电影表达已然是一种明喻，**视觉就对应明喻的词语标志“好像、比如”毫无忌讳，从来都是明刀明枪。**

因为电影中直观、尖锐和迫切的声画即**等。对于疾病，诗人爱用隐喻，但电影**



## 疾病的明喻

英国电影《末日侵袭》(Doomsday 2008)开宗明义，“完美生命竟然会毁在单个微生物之下”。美国《极度恐慌》(Outbreak 1995)片头就是诺奖得主 Joshua Lederberg 的箴言“人类统治地球的最大单一威胁来自病毒”。我们人体多么复杂、高级，但微生物的简单、纯净、野蛮复制，一下击溃人体。历史上，一个病菌，灭了一个村的例子不是没有。《极度恐慌》中美军可以因为一个军营感染致命病毒，毫不犹豫扔下高能炸弹，人与病毒共消亡。

苏珊·桑塔格(Susan Sontag)在《疾病的隐喻》(Illness as Metaphor)一书中揭露了文学、政治乃至历史中对疾病——尤其是肺结核和癌症——的隐喻：种种禁忌，神秘化，道德绑架和批判以及集体心理恐惧。“疾病范畴的扩展，依靠两种假说。”桑塔格分析道，其中一种认为“每一种对社会常规的偏离都可被看作一种疾病”。所以观众才会在《末日侵袭》看到苏格兰感染莫名病毒之后被完全“封印”，里面的居民被英国政府视为弃子，在自然选择中少部分人却产生了抗体，建立起罗马斗兽场式的狂欢和朋克美学。

如今疾病的电影表达已然是一种明喻，因为电影中直观、尖锐和迫切的声画即视觉就对应明喻的词语标志“好像、比如”等。对于疾病，诗人爱用隐喻，但电影毫无忌讳，从来都是明刀明枪。

早在1939年，中国电影的“恐怖大师”马徐维邦(拍过著名的《夜半歌声》，1937)就完成了《麻风女》。和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一样切入点，麻风病中皆爱情。岭南小镇，美貌女子多有麻风病，“过毒”给男子，方可保命。丽玉却不忍传给落难于此的儒生陈绮，发病后逃去尼姑庵。片中一大亮点就是麻风病人的化妆和明晃晃的肃杀气氛。虽然还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中腐儒、慈女、轮回、大团圆等元素，《麻风女》却是最早关注“传染病”的现实，加上了“男女相交”的噱头。

我想，马徐的灵感应该不是来自上海，也许是1910-1911

年的“东北鼠疫”大暴发，这是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鼠疫，6万多人丧生。但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——包括隔离、集中治疗、焚烧尸体、消灭病原等——在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案例。中间也夹杂着清政府和俄国、日本殖民势力的交涉。这次防疫成功也促成了1911年召开的万国防疫大会(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)，是卫生政治化、卫生制度化、卫生国际化、疾病控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。

可惜我们的传统文学向来偏爱美化疾病，虽然东汉即有张仲景《伤寒杂病论》这样的先见，但如西施“捧心而颦”的心绞痛被仿效，林黛玉“吐血赏花”美学，左派文学批判“文艺家的通病肺结核”都是反例。难怪尼采在《权力意志》(The Will to Power)中提到“生病是使人变得‘有趣’的一种方式——这正是‘浪漫’最初之由来”。完美健康只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有趣，真正的有趣在于生病，(生病时)个性才得以体现。

这也许就是香港电影《金鸡2》(2003)“戏仿、解构、无厘头”的由来。2003年的非典SARS相信还是我们很多人心头消不去的记忆。相比于直面非典的《1:99 电影行动》、《非典人生》、蔡明亮和李康生的《不见》，《金鸡2》却从“金鸡”这位性工作者的角度来“回顾自己一生中最艰难的2003年”，百业萧条，人心惶惶，连站在非典第一线的医生来光顾，进门时也要先量体温，洗净全身，再用包装纸把自己除了五官之外卷得严严实实。《金鸡2》是华语电影中讲述疾病最酣畅淋漓，也是最“后现代”的一部，个人心酸和宏大历史交织递进，充满着反讽的力量。

## 恐惧本身才是恐惧

双黄连的脱销玩的就是心理。标题是罗斯福1933年在面对美国经济大萧条时就就职典礼上的名言，“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”。这次源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暴发力大，传染性强，疫情严重；然而伴随而来的另一场隐性“传染病”：流言、谣言、迷信以及各种非科学的民间疗法。在巨大的、夹杂一切的信息洪流中，众生百态，令人沉思；疫情来时，我们